

枯井活泉

敖霞

記於 2015 年 10 月文字營

不知從何時起，生命開始枯竭，好似一口逐漸乾涸的井，無人理也無人問。很想向它灌一點水，哪怕是眼淚都行，只要不如此毫無生機就好。

近半年出現諸多變動：與心儀已久的弟兄確立戀愛關係、工作上從成都調到蘇州、又從蘇州辭職回到成都另覓“東家”、長久禱告後教會終於有了一些復興……。然而，掩藏在背後的卻是更大的衝突、更多的挑戰：“王子”與“公主”沒有像眾人期待的，更沒有如我自己預想的“從此過著幸福的日子”，日子反而被眼淚潤濕、被掙扎撕裂；新“東家”的人際關係仿如蜘蛛網，我就是陷入其中的昆蟲；教會吧，復興的火還沒旺，就被各種觀點、各種需要澆得幾近熄滅……時間一久，服侍沒了力量，似乎在做，又似乎沒做；與男友發生衝突，不止無力去解決，連解決的意願都消失了；各種有爭論的教導在教會中瀰漫，我甚至不想去弄明白《聖經》上如何記述，任由它們在我裡面打架，A 論點勝了 B、C 又降了 D；工作更是不用說，任由同事“踩”著我出盡風頭……。我滿身散發著消極怠倦的氣息。

難道我不曾向主求麼？難道我沒有嘗過主恩所以不仰望祂麼？不，祂曾在我經過流淚谷時親自安慰我，在我飲泣絕望河時親自觸摸我，在我攀登恐懼山時親自攙拉我。可是這次，祂似乎是向我隱藏了，我沒了信心，已近枯竭。一次男友問我：你為什麼這麼難過呢？有人愛你；也可和一幫弟兄姊妹追求主；父母健康平安；工作雖然不順，卻也知道有功課在學。

是啊，我沒有理由那麼痛苦的。可眼淚還是止不住，心中的井沒有一點活水。痛哭時整個心靈都震顫，恐懼和絕望牢牢鉗住我，無法掙脫。

就當是散散心、休息休息吧，我毫不猶豫地再次參加了文字營。但感覺器官似乎出了毛病，雖然仍舊可以和大家分享、聽到大家真誠而動人的故事也會感動的淚流滿面，但若要我分享自己的感受，雙唇似乎立即被粘上膠水，無聲無語了。

可文字營中的一個個片段如一雙溫柔的手在輕輕疏通泉眼。

海蓉姐課堂分享領家人歸主時，她對二姨的尊重、接納與愛，讓我讚歎不已。曾幾何時，我與家人的關係劍拔弩張，一碰就遍體鱗傷，最終只能望而卻步。後來才深感自己對父母實在沒有愛、也愛不出來，在主面前一次次祈求、一次次悔改，才使得這段親子情不至於冰冷如雪。可我知道，還有很長的愛之路需要我繼續主動勇敢地走下去……

後來，我“搶走”蘇師母，從飯桌邊、林蔭石階上、賓館樓梯間，聊生活、聊家庭、聊教會、聊怎麼信靠主……我們被蚊子追著咬，直到滿腳是包，放言不吃晚飯到饑腸

輾轉，狂塞餅乾，這實在是一段美妙的時光。我拋出的每一個問題，師母都表示理解、並給予安慰，雖然這些問題都不“要命”，但糾結在一起，的確讓我仿似戴上了沉重的鎖鏈。“我真的已經盡力了！”像是對師母說，更像是對主說，啞然失聲，我用手蒙住滿是淚水的臉頰，盡情在主面前流淚。是啊，我已經盡力了，那又何不放手全部交給主呢？

琳姐與我分享正在經歷的夫妻矛盾，在飯廳後面的林蔭大道上，她倒苦水、我吐槽，路雖不長，卻道盡了我們各自面臨的難處與艱辛。懷著無奈，繼續課堂的學習，視頻中兩位元一個月後即將結婚的年輕人被化妝成 50、70、90 歲的樣子，面對皺紋滿面的容顏、青絲驟變的白髮，他們既感慨又期待逝去的歲月裡到底是怎樣攜手度過的。我們到底要到何時才會放下自己的權益，甘心如主一樣只去愛與付出？那堂課結束後，我看到琳姐的眼眶紅紅的，塞滿了淚水，終於，我們相擁而泣，仿似那些苦水都可以倒乾淨，化成恩典的樂章了。

還有很多感動的人和故事，“室友”萱萱姐告知我她隱秘的傷痛，原來，笑臉背後常是難以言述的傷？課堂的“同桌”德惠姐總說她心硬，一起討論時也不怎麼開口，文字營結束時卻拿著手機幾乎把周圍的人拍了個遍；清姐預定分享單親經歷的前一個晚上稿子“難產”，我和她一起禱告，恰巧那時我剛吞下與男友苦澀的“電話粥”。那一刻，我稍稍體會到：“break my heart,so the whole world can fall in”（破碎我的心，好讓整個世界裝進去），正因明白彼此生命的不易，才較能感同身受……。返程時誤以為衣服掉在壞了的車上，賽梅姐踩著高跟鞋陪我跑了好久，無功而返後居然發現衣服就落在了後來所上的車，她沒有任何指責，而是一味理解與安慰，更別提《有家》整個團隊長久以來對我的扶持，並考慮到我剛進入關係、又調換工作，故意幫我挪開一些服侍……

點點滴滴，滋潤心田。

營會後，便立刻回到繁忙的生活軌道，陌生的立刻熟悉，熟悉的又即刻遠去。陰霾還在，重擔猶存，可我想起了幾年前主帶著我走過的那段流淚穀，那時更加無助與絕望，甚至開始抑鬱，可主最終領我到了寬闊之地。於是，即便忙碌、即便失了信心、充滿懷疑，也如當年一樣持續地、長久地讀經、禱告。

一天，當我午餐後一個人邊散步、邊讀經時，突然憂傷又向我襲來，無力抵抗時我繼續讀經，突然一下心中豁然——是我自己允許它們來控制我的，這樣一直下去，一定不是主的心意。當我說自己沒有力量對抗時，主其實已經給了我力量；當我感歎自己沒有信心時，主其實也早已賜予；“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，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。”（歌羅西書 2:9）而我大可以去支取。

多麼奇妙，重壓就這樣消散了，就算我仍舊時而軟弱，也不至於跌入穀底、對主完全失去盼望。我很清楚，一切都不再一樣。

後來，我才發現，主恢復我的那一天是我受洗四周年紀念日，因那幾天日程太滿，竟忘記了。可主沒有忘記，仍然施恩於我。祂記得，4 年前，一個 20 歲的小姑娘雖然認

識祂很少，但因著感動願意相信、願意與祂一同受死、埋葬、願意這一生跟隨祂。所以，4年後，雖然還是那麼軟弱、那麼無助，祂也憑著慈愛挽回。

井眼打通，活水再次充溢枯乾許久的心井……

回應：

1. 在文章的命名上，我用的是“枯井”，蘇老師改成了“枯井活泉”，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提醒，因為這不僅與文章由“枯”轉“活”非常契合，也讓我看到自己在寫文章時常常過於消極；
2. 在一些詞語的使用上，蘇老師非常嫻熟，比如“枯乾”改做“枯竭”，“井蓋”改做“泉眼”……立意更新穎，詞語更準確。
3. 蘇老師對整個營會的每個環節非常清晰，但我在回顧時有些順序已經錯亂，但蘇老師都一一指出。
4. 蘇老師是在服侍每個“人”，我常常只是在回復郵件、通知事情、完成任務，謝謝蘇老師樹立的榜樣；

從去年到今年，面對幾十位學員，不計其數的郵件，蘇老師都不慌不亂，有條不紊，並且非常及時，著實讓我學習到很多。另外，我一直是很希望得到肯定的，怕出錯、怕讓大家失望，但這兩年的服侍，特別是今年，雖然服侍有很多漏洞，但卻在與蘇老師、與《有家》同工的碰撞中讓我更明白服侍的是主，勇敢承認差錯、承認自己的軟弱，從而變得更加自由與坦誠。感謝主！